

七經劄記

地

口仁2

69

2



仁門
69
卷2



七經劄記卷之四

詩

漢書藝文志云古者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

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也

孔子刪詩之說始於司馬氏遷曰古者詩三千篇去其

重取其施禮義者三百五篇

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而未嘗曰予刪詩也則

史記孔子世家按夫子言予自衛

及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而未嘗曰予刪詩也則

史記孔子世家按夫子言予自衛



夫子修詩而已非刪詩也夫子之修詩與其修春秋固無以異也春秋因魯史成文魯史所不載者夫子未嘗增當時若晉重耳之入國與殺懷公於高梁皆赴告未及故魯史不書夫子亦未嘗取晉乘之文以益之若甲戌已丑陳侯鮑卒夫子未嘗刪其一夏五郭公尚不欲變其辭其故何也蓋其慎也此修春秋之旨也知修春秋之旨則又知修詩之旨矣夫詩三百五篇外雖有士為祈昭等見他本者固不必益之其不敢益則其不敢刪也可知矣又金履祥通鑑前編引書大傳云五載巡狩群后德讓貢正聲而九族具成王制云天子五年一

巡守命太史陳師以觀民風前漢食貨志云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周官大師教六詩曰賦曰比曰興曰風曰雅曰頌然則詩者大師之所陳大司樂之所教掌之王朝而夫子輒取其篇章句字而刪之十分去九則是變禮易樂也又作禮樂也王制云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中庸云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若夫無其位而違王之制度夫子不必然矣故朱子謂經孔子重新整理未見得刪與不刪又謂孔子曾不刪去只是刊定而已蓋為得夫子旨矣

詩序之作說者不一鄭氏玄王氏肅以爲子夏而序中所引高子蓋戰國人且大序之說驗之經而多不合則其以爲創于子夏者非矣
大序所謂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南言化自北而南也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之類嚴粲詩緝鄭樵六經奧論程大昌詩論揚慎升庵外集顧炎武日知錄等辨之悉矣
唐成伯瑜以爲毛公而邱光庭兼明書舉鄭風出其東門篇謂毛傳與序不符曹粹中放齊詩說亦舉召南羔羊曹風鴉鳩衛風君子偕老篇謂傳意序意不相應序

若出於毛則安得相違戾是續申之語出於毛後之明證則其以爲出於毛者亦無替之說也
發端一語如葛覃后妃之本也鴻雁美宣王也之類是爲古序二句以下是爲續序此說蘇氏轍倡之王氏得臣程氏大昌李氏抒從而和之是最爲確論矣後漢書儒林傳云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隋書經籍志云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色然則今之續序爲宏之攙入也粲然明白
禮記云騶虞者樂官備也狸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是見古人言詩率以一語括其旨小序之體蓋

肇於此王應麟詩考所載如關雎刺時也朱莒傷夫有惡疾也漢廣悅人也汝墳辭家也蝦蟆刺奔女也黍離伯封作也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劉安世元城語錄亦云少年嘗記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正大夫刺幽王也是韓詩序亦括以一語也又蔡邕石經悉本魯詩所著獨斷載周頌序三十一章大致皆與毛詩同而但有其首句是魯詩序亦括以一語也而今之續序冗長漫衍自失古序之體是亦足以見續貂之陋也鄭氏樵云宏序作於東漢故漢世文字未有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曹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語蓋魏後於

敬則朝廷正朝庭正則王化成所以文王御于家邦經緯于天地亦基于此故大雅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家邦此關雎所以冠于三百也○毛傳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鄭箋摯之言至也謂王雎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也按鄭說非也摯與驚通春秋昭十七年傳云雎鳩氏司馬也杜注驚而有別故為司馬此義之兼取驚者不得如鄭所云明矣後儒又多有疑猛鷲之物不可以與淑女者考詩中比興如螽斯但取於衆多雎鳩取於和鳴有別皆不必泥其物類劉勰文心彫龍云雎鳩有別故后妃方德尸

鳩貞一故夫人取義義取其貞無從於夷禽德貴其
別不嫌於鷺鳥此與得之矣

卷耳同上

此蓋懷久之詩集傳因拘幽而作最得其旨矣按左
傳論官人之亟而借引之曰嗟人懷人寘彼周行能
官人也又解之曰王及公侯伯子男各居其列所謂
周行也續序遂影附之云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
內有進賢之心而無險陂私謁之意朝夕思念至於
憂勤也是大不然周易家人六二云无所遂在中饋
貞吉斯干云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貽罹婦

人之道盡于此矣又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論語

夫求賢審官君相之先務綱紀四方莫大乎此若婦

人而朝夕思念為此出位之謀則所謂婦無公事休

其蠶職瞻仰大雅宗周所以亾也豈所以為太姒哉凡古

人賦詩引詩多斷章取義不得據此而誤詩本義矣

兔置

續序云賢人衆多鄭箋朱傳皆從之曰兔置微賤之

人其才可用表仁毛詩或問王崇知新錄戴震詩經

補注引墨子曰文王舉閔天泰顛于置網之中授之

政西土服尚賢據此則赳赳武夫追本其往昔所為

而質言之也又以見舉賢之不遺微賤而得國士良佐也

采芣同上

采芣本草云令人有子陸璣以為其子治產難蓋幽平之世遇人之艱難矣中谷有推云慨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其躬猶不知無生若之華云知我豈得能保其子姓乎今婦人及暇日采之掇之以備產難惟若恐其生育之不蕃然反三隅觀之則天壤之間和氣充塞皞皞之景象洋溢乎言外矣續序云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毛傳云采芣車前也空懷姙矣皆得之

集傳云婦人無事相與采此采芣而賦其事以相樂也似未盡其旨許氏伯政云書稱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毋敢淫心舍力也況婦女與是以女子無故不出中庭送迎不出門即田間之婦采繁求桑盭彼南畝無非事者漢有游女最非美俗惟被化而革心漢廣所以詠也若婦人乘時無事招邀儔侶翱翔原野采物賦詩以相樂惡足稱俗之美為化行之所致哉詩深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周南漢廣

息戴氏震毛鄭詩考正作思云經文思或作息者轉

寫之誤爾雅休陰也休求游方各為韻思皆句末辭
助韓詩外傳作不可休思

召伯所茇 召南甘棠

鄭箋云召伯為上公為二伯集傳從之云伯方伯也
方氏苞駁之云伯非方伯也若文王時召伯為方伯
則受命稱王之說不為妄矣古者五十以伯仲詩稱
召伯如春秋傳稱荀伯欒伯之類 詩義補正
平王之孫 同何彼穠矣

毛傳平正也謂文王按古人咏歌之文多不直斥如
詩中所稱辟王 檇汾王 韓玄王 玄文人 漢之類是也

清高宗云國語太子晉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
王而文始平之是文王之為平王猶武王之為寧王
當時有此稱也 詩義折中 或云平王即平王宣曰齊侯即
襄公諸兒也非矣召南雖專不文王詩然止附入西
周之作豈可闕入東周以亂南與王風之部也且春
秋以前王姬之嫁齊者非一人也何諸兒小白之斷
斷哉
一發五紕于嗟騶虞 同騶虞
集傳云一發五紕猶言中必疊雙也然中必疊雙無
一發得五豕之理是以後儒或謂射畢十二箭為一

發猗覺寮或謂每發四矢詩經要之天子不合圍諸

侯不掩群若以盡物為心則於禮為過歐陽氏修以

為一發五豝五豕而一取也毛詩本義是也蓋獸雖多不

敢盡取亦見仁及物焉易云王用三驅失前禽意亦

相似○續序以騶虞為仁獸集傳從之按山海經云

林氏國有珍獸名曰騶虞海內北經司馬相如封禪文云

園騶虞之珍群淮南子云散宐生得騶虞雞斯之

乘以獻紂道應訓騶虞之為獸可以徵矣且麟趾騶虞

分居二南之末而章末于嗟之辭亦相似古序一以

書關雎之應一以書鵲巢之應則撰者序者之意亦

以為仁獸可知矣云東分會各

嚴氏榮以為騶騶御也虞虞人也又引禮記射義云

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謂騶御虞人皆不乏人

則官備可知詩緝按鄭氏謂樂官備者謂騶虞云壹發

五豝喻得賢者多也孔疏云一發而五豝若君一求

而得五賢則是亦所謂斷章取義未得據此而誤詩

本義矣但爾雅無騶虞是為可疑嚴氏之說所以不

可廢也

栢舟邶風

續序云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朱子不從

以為婦人之詩引劉向列女傳為證然向上封事論
 恭顯傾陷正人又引憂心悄悄愠于群小之語而繼
 之云小人成群亦足愠也漢書本傳此則續序之說也夫
 一劉向而彼此牴牾如此則其說何足以徵乎至朱
 子注孟子則亦云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群小盡則
 集傳未為定說也要之孔叢子云孔子讀柘舟見匹
 夫執志之不易也記義則續序蓋有所受也

簡兮 邶風

焦氏周說楷云東兮東兮方將萬舞兮子貢毛詩皆
 以為伶官詩申公云東兮東兮名恥居亂邦故自呼而

嘆云東兮東兮汝乃白晝而舞於此乎政如東觀漢
 紀淮陰侯拊胸嘆云信乎信乎碌碌乃與噲等為伍
 乎毛本譌東為簡按東簡古字通用毛詩非譌故朱傳以簡傲釋
 之誤矣近時清高士奇天祿識餘主張此說直截平
 易似是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 邶風邶風

季氏本云狐妖邪而善媚人烏貪殘而善攫物皆不
 祥而可惡者也狐色赤君大夫之服纁裳者似之烏
 色黑君大夫之服玄衣者似之故以比衛之君臣也

詩說解頤欽定詩義折中亦用此說覺於比喻義最切矣

愛而不見

邶風靜女

何氏焯云愛說文作後彷彿也

義門讀書記

星言夙駕

邶風定之方中

姚氏姬傳云古晴字本作眊眊亦可作星若星辰字

自作壘詩星言夙駕釋文引韓詩云星精也精明精

之謂也其星言即晴字甫晴即駕足以為勤矣若見

星而行乃罪人與奔喪者之事衛文固不得為也又

爾雅四時和為通正論衡作四氣和為景星星亦今

晴故為四時氣和之名也

相鼠 鄘風

關尹子云聖人師拱鼠制禮三極韓氏愈城南聯句云
禮鼠拱而立韓文埤雅云今一種鼠見人則交其前足
而拱謂之禮鼠亦謂之拱鼠蟲釋此蓋詩人之所以起
興也若不然則凡獸皆有皮有齒有四體何必鼠哉
余於是知詩人之比興不偶然矣

芄蘭 衛風

古序芄蘭刺惠公也集傳不從而曰此詩不知所謂
按閔二年左傳云初惠公之即位也少杜注云蓋年
十五六詩所謂童子也

木瓜 衛風

古序云美齊桓公也朱子改以為男女贈答之詩其
意蓋謂序說無史傳可徵然詩中又無見頗邪淫泆
之意則何以知其男女相悅之辭乎子夏傳云朋友
相贈賦木瓜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子記
義則古序亦為有據

將中子鄭風

古序刺莊公也集傳引甫田鄭氏之說云此淫奔者
之辭徐氏文靖非之云按仲子祭仲也母踰我里踰
過也所謂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母折我樹杞仲子
云母使滋蔓公曰姑待之是也畏我父母公所謂姜

氏欲之焉辟害也詩人意婉切而甫田鄭氏臆料以
為淫奔之詩何也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山有橋松隰
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鄭風山有扶蘇

山有扶蘇之小木樸道喻么麼之小人隰有
芙蓉之名華自拔於污泥之中喻修絜之君子美惡
本不難見忽乃用捨倒置君子去之在其朝者皆小
人耳故不見都美之賢人惟見狂人也山有喬高之
松木挺特而秀拔喻特立之君子隰有放縱之龍草
縱橫而亂生喻縱恣之小人今不見充實之賢人乃

見狡獪之小子，是所美，非美而反以小人為君子也。漢武帝賢公孫洪，而愚汲黯，唐德宗以盧杞為忠，而以姜公輔為賣直，皆是此類。此說見黃氏樵毛詩集解。嚴氏粲詩緝與續序所美非美，然之說合是矣。毛傳狡童，昭公也。或云狡童之稱不可施君上。按古語謂戲為狡獪，狡非必不美之名，說見于陸氏游老學庵續筆記。又箕子麥秀之歌云：彼狡童兮，不我好兮。史記宋世家所謂狡童者，紂也。則毛傳亦非無據。然不若黃嚴二家之興意雋永矣。

風雨鄭風

清聖祖云：按序風雨，思君子也。云云自兩漢六朝及唐宋諸儒皆傳其說，獨至朱子斷為淫奔之詩，而南宋諸儒率不宗其說。且辨之云：淫詩未見稱其人為君子者。蓋風雨雜至，而如晦喻世之昏亂，雞鳴在暗思曙，喻君子居亂而思治。君子不改其度，則世道可挽，故見之而心悅，如疾之去其體焉。以此見詩古說可通也。夫詩經傳按劉峻辨命論：風雨如晦，雞鳴不止，故善人為善焉。有息哉。孔子曰：於雞鳴見古之君子，不怠敬也。孔叢子其非淫詩，亦可以徵矣。

載儉敬驕赤風駟鐵

毛傳歇驕田犬也集傳從之是矣王雪山戴岷隱嚴
華谷三家皆以為田畢遊園載獫狁於輜車以歇其驕
逸李本詩說解頤引之非矣釋文云歇驕本又作獨獫張衡西
京賦屬車之蓬載獫狁善注引毛詩亦作獫狁獫
字皆從犬且爾雅云長喙獫短喙獨獫獸釋三家之妄
不辨而明矣

蜉蝣掘閱曹風蜉蝣

毛傳掘閱容閱也鄭箋掘地解閱也謂其始生義未
明也故集傳云掘閱義未詳按閱疑闕訛管子云北
郭有掘閱而得龜者山權數闕穿也左氏隱元年闕地

及泉襄二十一年闕地下冰吳語闕為石擲之類是

也掘闕謂掘穿而出於穴也又按李本詩說解頤引管子云掘閱而得玉清

王崇知新錄高宗詩義折中皆用其說但管子中未見其語蓋傳訛也

鳴鴉函風

蔡氏書傳以此詩避東所作也從鄭說是矣按尚書
弗避之說既出于墨子曰古者周公旦非關叔辭三
公東處於商柱耕又竹書紀年云成王元年秋武庚以
殷叛周文公出居東二年則其說非始於鄭是必古
來相傳之說也或謂方是時周公攝政天下之安危
係公一人之身恐無由避居坐視經二年之久矣是

未必然夫周公雖避二公畢毛咸在王政何患必不行是周公宜避之一也公若不速避而仍攝政如故則潛遣姦人行逆諒闇告變則翻以流言為信而管蔡乃得以清君側為名舉義旗而西嚮矣此時周公雖聖百口何辨是周公宜避之二也去而不之他而必東者蓋公知流言必自東起其至也乃豫為救亂之事豈優游無事者哉是周公宜避之三也徵之詩書則詩曰既取我子謂誘致管蔡以謀亂方望溪詩義補正欽折定詩義中或謂指四國之民吳英經要之若既誅之後則當云既戕既賊而不宜曰取之詩又云風雨所標

搖又云無毀我室書曰未敢誚公若管蔡致辟則亂既略定何風雨漂搖之懼又何云無毀我室王已感悟又何以云未敢誚公哉朱子云弗避之說祇從鄭氏為是向謂當從古注後來思之不然三叔流言周公豈以言語遽然興師誅之與蔡沉手帖是蓋朱子晚年不刊之定論也

熠燿宵行 同東山

毛傳熠燿螢火也集傳更為明不定貌蓋因下文熠燿其羽也然崔豹古今注李時珍本艸綱目陸佃埤雅並云螢一名熠燿又潘岳秋興賦熠燿飛于階闥

張華勵志詩熠燿宵流李陵別蘇武詩熠燿東南飛皆謂螢火也但下文以熠燿為鮮明貌者猶小雅有鶯其羽采孟子白鳥鶴鶴梁惠之例曹植七啓戴金搖之熠燿亦謂此也

衆是魚矣小雅無羊

盧氏文弨云余友丁希曾謂衆乃蠖字之省說文作蠶與蚤同左氏穀梁春秋經桓五年蚤公羊經作蠖蠖實蝗類凡池湖澤陂中魚嘯子皆近岸傍淺水處若遇歲旱水不能復其故處土為風日所燥魚子蠕蠕而出即變為蝗虫以害苗自大河以北土人皆知

之今蠖不為蝗而為魚故以為豐年之徵余按此說昔人未嘗道過而實確不可易如旒是旗矣旒與旗相為類而小異耳一則人少一則人多故占為室家漆漆義順而詞顯若云衆人化而為魚則太怪甚矣雖夢境迷離無有定象而其占為豐年雖曲為之解終不似旒旗之占人人皆可領會今釋為蠖則事皆目驗義並貫通且證之公羊說文而皆合信可釋千古之疑矣鍾山札記

七經劄記卷之四

六經之於人曰... 古之疑矣... 惟不以... 昔人未嘗... 今人亦不...

七經劄記卷之五

阮氏元云春秋左氏傳漢初未審獻於何時漢藝文志

說孔壁事祇云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不言左

氏傳也景十三王傳亦但云古文經傳所謂傳者即禮

之記及論語未言有左氏也楚元王傳劉歆讓太常博

士亦以逸禮三十有九書十六篇系之魯恭所得孔安

國所獻而於春秋左氏所修二十餘通則但云藏於祕

書之數...

春秋左氏傳

阮氏元云春秋左氏傳漢初未審獻於何時漢藝文志

府不言獻於何人，惟說文解字序分別言之曰：魯恭王壞孔子宅，得禮記尚書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然後左氏經傳所自出。始太白於世，左傳校勘記序周世每國有史記，同名春秋。國語云：羊舌盼習於春秋，語是晉之春秋也。又云：教之春秋，而聳善而揚惡，楚語是楚之春秋也。墨子引周之春秋，燕之春秋，齊之春秋，又云：吾見百國春秋。明是春秋非特魯史之名，亦各國史書之通名也。然杜序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者言仲尼所修春秋，則魯之史記也。耳此義孔疏中嘗辨之。以左傳為左丘明作，漢魏以來更無異論。至唐趙匡始

謂左氏非丘明，宋元諸儒相繼並起。王氏安石有左氏解證，其非丘明者十一事。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出依托，余未見其書，不知十一事者何。謂也。其餘辨論朱子謂：虞不臘矣，為秦人之語。葉氏夢得謂：紀事終於智伯，當為六國時。人鄭氏樵亦謂：終記韓魏智伯事，又舉趙襄子之諡，則是書之作必在趙襄子既卒之後。若以為丘明自獲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矣，使丘明與孔子同時，不應孔子既沒七十有八年之後，丘明猶能著書。今左氏引之，此左氏為六國時人。四庫全書提要辯之云：考史記秦本紀稱：惠文君十二年始臘。張守節正義稱：秦

惠文王始效中國為之明古有臘祭矣秦至是始用非至是始創閭若璩古文疏證亦云史稱秦文公始有史以紀事秦宣公初志閏月豈亦中國所無待秦獨創哉則臘為秦禮之說未可據也左傳經止獲麟而弟子繼至孔子卒傳載智伯之事殆亦後人所續史記司馬相如傳中有揚雄之語不能執是一事指司馬遷為後漢人也則載及智伯之亾不足疑也姚氏姬傳亦謂今之傳文不盡出左氏手亦多曾申吳起之徒所累增附會也惜抱軒筆記

鄭氏樵駁左氏舉八徵六經奧論所云秦庶長左不更公

乘馬之類徐氏文靖管城碩記辨之詳矣

春秋始于隱公者蓋以周室東遷之後政教不行於天下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亾詩亾然後春秋作離婁又云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孔子懼作春秋然則名雖始隱而意在周孟子之言豈不煥然明白乎然平王在位五十一年正與魯惠之四十六年相表裏乃舍惠公而始于平王四十九年垂盡之隱公者何也鄭氏樵謂東遷之初流風善政猶有存者鄭武公入為司徒善於其職則猶用賢也晉侯扞王於艱錫之秬鬯則猶有誥命也王曰其歸視爾師則諸侯猶來朝也義和諡為

文侯則猶有請也及平王在位日久不能自強於政治棄其九族葛藟有終遠兄弟之刺不撫其民有求薪蒲楚之譏至其末年失道滋甚春秋於此有不得已而始隱也六經奧論

陸德明云舊夫子之經與丘明之傳各卷杜氏合而釋之故曰經傳集解沉氏長卿云古者經傳歧趣馬融合之為一左燈二說不同然戴氏埴亦謂先漢經自為經傳自為傳自馬融注周禮省學士之兩讀以傳連經杜預為經傳集解亦合為一璞戴說與陸符則余從二人之言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隱元年

趙氏汭云豫凶事說者多疑傳妄朱子云古人不諱凶事如國君即位為禘之類補注然既不諱凶事而又云非禮也其說自窒礙萬氏斯大云據傳初葬惠公有闕知其不赴于周今聞改葬故來賵時傳聞仲子之有故因并及之而不察其訛也學春秋隨筆萬說蓋得左氏意

莊公寤生全上

杜注寤寤而莊公已生文義不協應劭風俗通兒墮地能開目視者為寤生應說得之後漢書東夷傳句

驪宮生而開目能視及長勇壯數犯邊疆耿夔擊破
 之三國志高句驪傳亦云莫來裔孫宮生而開目能
 視國人惡之及長凶虐國以殘破曾孫位亦生視人
 以其似曾祖宮故名為位宮魏正始中入寇遼東為
 幽州刺史所破志魏世以生而開目能視為寤生故武
 姜惡之也然十六國春秋曰西秦慕容皝其妻晝寢
 而生子左右以告方寤而起其夫曰此兒易生似鄭
 莊公南燕錄則杜解亦未為無據
 弔生不及哀同上

杜注諸侯以上既葬則衰麻除無哭位諒闇終喪陸

大氏榮云杜注諸侯以上云云此說於經傳未前聞杜
 於晉朝元皇后喪議太子應既葬除服援此傳文及
 鄭伯辭享景王宴樂為證先儒譏其巧飾左傳
 近時或亦謂照諸叔向所謂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
 也昭十五年夫子所謂三年之喪達乎天子中庸其誤顯然
 然杜既引此二語以附會其說詳見晉書禮志則未足以證
 其誤按孟子云三年之喪齊疏之服自天子達庶人
 滕文是自足以見其矯飾矣

君氏卒全三年經

君氏卒當以左氏隱母之說為正顧氏炎武云或疑

君氏之名別無所見左傳襄二十六年左師見夫人
 之步馬者問之對云君夫人氏也蓋當時有此稱然
 則去其夫人即為君氏矣日知錄顧說得之矣公穀二
 傳並作尹氏而謂譏世卿然藥邵韓范世專晉七穆
 世專鄭曷為不譏而特譏王朝大夫乎徐允祿春秋
 愚謂見經義考毛奇齡春秋條貫篇並以為鄭之尹氏即
 隱公與之同歸立鍾巫之主者也蓋據金履祥通鑑
 前編之說然尹氏非卿非卿而書卒經不見其例是
 與叔肸之以公弟書者不同則其說似巧而鑿矣
 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全五年

何氏休注公羊傳云八人為列八八六十四人法八
 風六人為列六六三十六人法六律四人為列四四
 十六人法四時杜注本于此服氏虔云用八八八六
 十四人用六六八四十八人大夫四四八三十二人
 士二二八十六人二說不同朱子云未詳孰是論語
注按宋元嘉十三年太常傅隆議云夫舞者所以節
 八音者也八音能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人為列自
 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減其二人爾預以為一列又
 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服虔注義甚允又
 春秋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絳此

樂以八人為列之證也若議者唯天子八則鄭應納
晉二六晉應賜絳一六也自天子至士其文物典章
尊卑差級莫不以兩未有諸侯既降二列又列輒減
二人非唯八音不備於兩義亦乖杜氏之謬可見矣

宋書樂志一 陳暘樂書卷八十五亦與此說同

諸侯以字為諡因以為族 同八年

鄭氏玄駁五經異義作諸侯以字為氏是也下文云
以字為展氏又公羊傳成十五年孫以王父字為氏
可以為確徵矣朱子亦云如鄭之國氏本子國之後
駟氏本駟氏之後是又一證且公問族而未問諡也

眾仲對云諸侯以字為氏則問氏而對氏其義了然

明白

辛卯夜恒星不見 莊七年

杜注辛卯四月五日月光尚微蓋時無雲日光不以
昏沒魏書云釋迦生時當周莊王九年春秋魯莊公
七年夏四月恒星不見夜明是也 釋老志 又見于續博
物志其說誕漫不足信當以杜注為正矣

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同二十二年

王氏震左翼以利用賓于王五字為衍文曰是謂觀
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後應之云有山之材而照之以

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此係劉用熙考正極為明妥若舊本利用賓于王兩見不成文理

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 同二十八年

王氏引之云外嬖對內嬖而言 僖十七年傳內嬖如夫人者六人 驪

姬內嬖也二五外嬖也外嬖二字統二五言之東關

下不當復有嬖字梁五既稱其姓曰梁東關五不應

獨略其姓廣韻東字注云漢複姓左傳晉有東關嬖

五則東關下愈不當有嬖字如梁五以梁為姓而謂

梁嬖五可乎漢書古今人表正作東關五韋昭注晉

語亦曰二五獻公嬖大夫梁五與東關五也是古本

無嬖字之明證杜注皆失之 經義述聞

能投蓋于稷門 全三十二年

山氏世蟠云蓋闔古字通門扇也 山子統 按荀子子貢

問孔子曰鄉者賜觀於大廟之北堂未既輟還瞻九

蓋彼皆繼 宥 九蓋家語作北蓋 三 揚氏倬云蓋音盍

扇戶也蓋闔通可以證矣又閱 余 蕭客古經解鈎沉

水經注引史記注云能投于鈎之重過門之上也益

知山說之可信矣杜注孔疏並非

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僖四年

杜注牛馬風逸蓋未界微事故以取喻杜意蓋謂微事猶不相及也況大事乎既得其解而猶欠明確後來說者不一或謂牛走順風馬走逆風是陳明卿史記考瑯琊代醉等之說而近時清馮陸左繡據之頗屬穿鑿矣傳遜辨誤陸粲附注並引懶真子馬永卿云此醜詆之辭爾言齊楚相遠雖牛馬之風者不相及也今汝人也而輒入吾地何也此風與書馬牛其風同意牝牡相誘謂之風後人多主此說然其鄙俚猥褻恐非諸侯答問之語矣惟虞氏兆隆云書費誓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注謂馬牛風逸臣妾逋逃不得越軍壘而逐之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亦謂不相干越之意故下文云不慮君之涉吾地也何故天香樓此說典雅精確可謂能拔其萃矣
五侯九伯同四年

王氏引之云五侯九伯其說有三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云周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太公於齊兼五侯地漢書諸侯王表作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蓋謂齊國兼五侯九伯之地此一說也正義云鄭元以為周之制每州以一侯為牧二伯佐之

經列記 卷之五 九 精義

九州有九侯十二伯太公為東西大伯中分天下者當各統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曰五侯其伯則有九耳此一說也邾風旄邱正義引服虔注云五侯公侯伯子男九伯九州之長杜預與服同此又一說也按下文女實征之非謂滅其國而有之也馬班之說殊正非傳意鄭君之說則正義以為校數煩碎非復人情服杜以五侯為公侯伯子男九伯為九州之長按王制云八州八伯鄭志張逸問云九州而八伯者何也云幾內之州不置伯見王制正義然則方伯唯八州有之不得言九伯也今按侯伯謂諸侯之七命者五等之

爵公侯伯子男曰侯伯者舉中而言天下之侯不止五伯亦不止於九而曰五侯九伯者謂分居五服之侯散列九州之伯若堯典五刑有服謂之五服五流有宅謂之五宅禹貢九州之山川謂之九山九川也侯言五伯言九互文耳五服即九州也又按子長孟堅言齊兼有五侯九伯之地者謂侯爵之國五伯爵之國九而齊兼有其地也其說五九則非其說侯伯則是蓋當時說左傳者皆不以侯伯為諸侯伯為方

伯也經義述聞

輔車相依 同五年

輔兩旁夾車木也車所以載物輔所以來持車上之
載小雅云乃棄爾輔載輸其載正是也杜注輔頰輔
車牙車高注呂氏春秋權同按牙車字出于素問然
淮南子作若車之有輪輪依於車車亦依輪人間則
牙車之說遂屬牽強

許男面縛銜壁 同六年

史記項羽紀云馬童面之如淳注面不正視也前漢
書注師古云如說非也面謂背之不面向也面縛亦
謂反背而縛之項籍傳顏說是也按面與佰通禮少儀
尊壺者面其鼻說文作佰可以證矣後漢書光武紀

云赤眉君臣面縛太子賢注亦云面偕也謂反背而
縛之杜注縛手於後唯見其面迂回非是
以是藐諸孤 同八年

胡氏鳴玉訂譌雜錄云杜注言其幼賤與諸子縣殊
幼賤貼是字指奚齊諸子貼諸孤謂群公子縣殊解
藐字言此幼賤之奚齊縣絕於諸子之貴重義本如
是若以藐為眇小意則孤字應指奚齊諸字將作何
解天下有是句法乎今人裂取藐諸孤字作孤子眇
小用沿襲已久不覺其非藐陸德明音妙小反又亾
角反

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同十一年經

阮氏元云公羊疏云左氏經無父字然則今諸本有

父字者衍文也 十三經校勘記

不以阻隘也 同二十二年

阻迫也隘險也指未既濟韓非子宋襄公與楚人戰

於涿谷襄公曰不推人於險不迫人於阨 外儲說又文

十二年傳云薄人於險無勇也可以徵矣杜注不因

阻隘以求勝失之

策名委質 全二十三年

委與委禽 昭元年之委同質與贄通昭元年將奉質幣

孟子出疆必載質 滕文公下又云庶人不傳質以為臣 萬章

下是其證也又管子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以雙虎

之皮 度揆孔子家語今委贄以求當世之君 周觀曲禮童

子委摯 與贄同退國語委質以為臣無有二心委質而

策死古之法也韋注質贄也士贄以雉 晉語杜氏之謬

可以見焉

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 同二十四年

杜注言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不字不通程氏大

昌云詩云謂予不信有如皎日言我志明白如日皎

然也至晉文公與咎犯誓其立語亦放乎詩矣而意

度全異也故史記發明其意而改爲之言云若及國
 所不與子犯共者河伯視之乃投璧河中以與子犯
 誓此要質河伯使司其約者語意甚明白也演繁按
 文十三年所不歸爾孥者有如河宣十七年所不此
 報無能渡河襄十九年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同
 二十三年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同二十五
 年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昭三十
 一年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定三年余所有濟漢而
 南者有如大川同六年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
 先君哀十四年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又云所難子

者上有天下有先君此十餘條照諸自今日既盟之
 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襄十年齊師出竟而不以甲
 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定十年之二辭則其義自
 見焉有如二字皆同有如河有如日猶言有如盟河
 之罰有如盟日之禍也邵氏寶云諸書有如日有如
 河有如上帝先君之類皆謂其神臨之必降之禍也
左得之踐土之盟云有渝此盟明神殛之無克祚國
僖二十八年又宛濮之盟云有渝此盟明神先君是糾是
 殛同宋之盟亦云有渝此盟明神殛之無克祚國成
 年二能索此三辭則其義益瞭然矣朱子云所誓辭毛

氏奇齡云所若也左傳所不與崔慶史記所不與子

犯共作若解論語誓求篇

得罪於母弟之寵子弟全上

阮氏元云宋本無弟字考文提要據僖五年正義弟

作氏是也

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同二十五年

傳氏遜云從字句徑餒途中餓也左傳辨誤按韓非子晉

文公出亾箕鄭挈壺飧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飢

而道立寢餓而不敢食外儲說上傳說與此合可從

距躍三百曲躍三百全二十八年

王氏引之云釋文百音陌按百陌古字通陌者橫越

而前也釋名云鹿兔之道曰亢行不由正亢陌山谷

草野而過也綃頭或謂之陌頭言其從後橫陌而前

也廣韻趙莫白反趙越也郭璞江賦云鼓帆迅越趙

漲戡洞與陌字聲義正同杜訓百為勵正義謂每跳

皆勉力竝失之經義述聞

廢六關文二年

孔子家語作置六關顏回義同置猶廢也國語以小怨

置大德韋注置猶廢周語是也古之設關在譏而不在

征今文仲廢六關以求寬大之譽而使姦究莫詰陰

以厲民故誅其心曰不仁顧氏炎武杜解補正據王
肅注謂文仲置關以稅行者是讀置為建置之置非
秣馬蓐食 同七年

王氏引之云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杜注云蓐食早食
於寢蓐也漢書韓信傳亭長晨炊蓐食張晏云未起
而牀蓐中食按訓卒利兵秣馬非寢之時矣亭長妻
晨炊則固已起矣而云早食於寢蓐云未起而牀蓐
中食義無取也方言云蓐厚也食之豐厚於常因謂
之蓐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者商子兵守篇云壯勇
之軍使盛食厲兵陳而待敵壯女之軍使盛食負壘

陳而待令是其類也兩軍相攻或竟日未已故必厚
食乃不飢亭長之妻欲至食時不具食以絕韓信故
亦必厚食乃不飢也成十六年傳蓐食申禱襄二十
六年傳秣馬蓐食並與此同

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搯其喉以戈殺之 同十一年

趙氏汭補注云搯其喉以戈殺之則其人之長六尺
之戈所可及也注長三丈乃據魯語與穀梁傳而意
之不能闕所不知按姜氏希徹云考工記戈長六尺
六寸得及僑如之肩者蓋兵車之制三人共乘今魯
宋與長翟戰車皆駟乘改其舊制其乘必高故及喉

左傳統箋 理或然左繡云以戈搯喉如箭之及遠也牽強可笑

文馬百駟 宣二年

杜注畫馬為文四百匹也邱氏光庭云杜說非也文馬者馬之毛色自有文彩重其難得若畫為文乃是常馬何足貴乎按定十年有公子地有白馬公取其尾鬣之語杜注或據於此然說文引作駮馬注云馬赤鬣縞身目如黃金曰駮則丘說為優矣

于思 同上

思西才反蓋與惇通詩齊風其人美且惇朱傳惇多

鬣貌盧是也然于字未知何義焦氏周說誥云鬣鬣多鬣也于當是不之譌

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 同三年

姚氏培謙古文斷云若順也知其所在則避之故不逢承上知神姦句來彼不若者亦莫能逢人為害以有備故也承上為之備句來舊解重複可笑又惠棟補注引郭璞爾雅注作禁禦不若證以杜注逢字在下文知今本譌寫是又一說

舟中之指可掬也 宣十二年

後漢書董卓傳云爭赴船者不可禁制董承以戈繫披之斫手指於舟中者可掬三國志董卓傳亦引獻帝紀云遣船收諸不得渡者皆爭攀船船上人以刃擄斫其指舟中之指可掬

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

國 同二十三年

若以相 句 夫子必反其國 句 國語說此事云吾觀晉

公子賢人也其從者皆國相也以相一人必得晉國

晉語 句法可徵矣見陸粲附注

物土之空而播其利 成二年

王氏震左翼云杜注播植之物各從其土之空則是物字之上更須加播植之三字而土之空之上更須加各從其空三字是左氏不為文也左氏亦別有物土方一句豈亦播植之物乎揚循吉則云物相也淮南子云欲知地道者物其樹得其解矣為食於鄭郊師逆以至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 同十六年

左翼作為食於鄭郊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師逆以至食使者而後食云此係釋文考正若舊本師逆以至句編於鄭郊之下杜林力為強解終屬附會故改

從釋文

及秦周伐雍門之款襄十八年

呂氏春秋云齊達子率其餘卒以軍於秦周高注齊

城門名也慎杜以秦周為魯大夫失之又孫氏鑿云

句解款作款然伐之者不知何謂也偶閱韓非子云

趙襄子將徙晉陽謂其臣張孟談云吾奈無矢何張

孟談云吾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款一本

作蒿楷楚君發而用之過然則款款皆可以為箭幹

也

踞轉而鼓琴全二十四年

杜注轉衣裝其意蓋謂轉即縛之假借襄二十五年

頗迂回傳氏遜云此軫字之誤軫車前後橫木踞之

可以鼓琴辨按淮南子云軫和切適高注軫轉也林

訓然則軫亦轉義也不必改字

趙孟云天乎昭元年

校勘記云石經漢書五行志引天乎作天乎錢大昕

云與上文天乎相對謂國既不亡則君當天折也

且諺曰非宅是卜同三年

校勘記陳樹華云朱氏日抄云且字文義不接或疑

上有闕文又疑曰之誤諺曰以下皆晏子使宅人反故室辭

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 同二十五年

盧氏文昭云呂覽淮南亦竝作二人吳斗南刊誤補

遺云舞必以八人為列此二人乃二八之誤文昭按

秦遺戎王女樂二八齊遺魯女樂八十人太平御覽

引家語作二八楚辭招魂云二八侍宿大招云二八

接舞王逸云二八二列也皆可互證 鍾山札記

賦晉國一鼓鐵 同二十五年

王氏肅注家語云三十斤謂之鈞鈞四謂之石石四

謂之鼓 按石鼓之稱見孔叢子 小爾雅 王說有徵可從

焉蓋簡子興城而用不足故家賦一鼓鐵以給器用

又取其餘以為鑄刑鼎之用也或云鐵當從家語作

鍾鍾鼓皆量名一乃齊一之義毀其公私鼓鍾之量

不齊者更鑄以給焉又取其餘以為鑄刑鼎之用也

古人鑄鼎用銅不用鐵杜氏乃云鼓為鼓索之鼓凡

鑄鍾鼎誰非鼓索者何必贅此一字此說見盧文昭

鍾山札記及袁枚隨園隨筆然宣三年左傳云昔夏

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鑄鼎書正義云凡金銀銅鐵

總號為金又胡氏文煥鼎彝說云士以鐵大夫以銅

諸侯以白金天子以黃金古今注附錄則其不用鐵之說未必矣

昭三十一年 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亾君之惠也死且不朽

姚氏姬傳云此處文舛誤當移死且不朽四字于賜

死之下惜抱軒左傳補注

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哀四年

承字當屬下承猶進也進翩而射之也杜注屬上句

而釋承為懲迂謬用不

七經劄記卷之五

七經劄記卷之六

下總 崗田欽稿

下山亭 同較 吉田操

孝經

方氏中履古今釋疑云漢藝文志云孝經者孔子為曾

參陳孝道也隋經籍志云孔子既序六經題目不同指

意差別恐斯道離散故作孝經以統會之遭秦焚書為

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所謂今

文也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多閨門一章其

餘經文大較相似又有衍出三章合為二十二章孔安

國爲之傳，又有鄭氏注相傳，或云鄭玄，梁代安國及鄭氏二家並立國學，安國之本亡于梁亂，陳及周齊唯傳鄭氏。至隋，王劭於京師訪得孔傳，遂送至劉炫，炫因序其得喪，述其議疏，講於人間，漸聞朝廷，遂著爲令，與鄭氏並立。唐開元中，劉知幾議，互行孔廢鄭，証其非。康成者十有二，司馬貞等排之，謂古孝經乃劉炫妄分二十二章以應藝文志之數，又僞作閨門一章。

閨門章辨具于後

假稱孔傳，卒行鄭學。後明皇自注，元行冲造疏，頒於天下，遂以十八章爲定。咸平中，詔邢昺、林鎬等撰正義，則

本冲行而增損焉。

今文之獻於顏貞，見隋書云：至劉向典校經籍，以顏本

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爲定。經籍志然則今所傳之

今文十八章者，乃劉向校本，而非顏貞之舊也。古文之

出於孔壁中，載漢書藝文志。然今所傳之古文，以許慎說

文所引較之，又皆不合。說文自序云：其稱論語孝經皆

古文也。則其所引用者，孔氏古文也。今按說文几部，几

處也得几而止。孝經云：仲尼几几，謂閒居如此。是當時

古文几，上無閒字。此說見吳氏澄定本題辭，但今本几

作居，蓋誤寫。後人踈踈讀過，不知是耳。又心部，悠，痛聲也。从心，依聲。孝經曰：哭不悠。而今所

傳之古文作依是可疑也又呂氏春秋引孝經云故愛其親不敢惡人敬其親不敢慢人愛敬盡於事親光耀加於百姓究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也微察亦與今之古文及今文不同是亦可疑也然則今所傳之今文固劉向校本而非顏貞之舊矣古文亦恐非孔壁中之舊也要之其古文今文章數文字離合異同蓋無以關乎大義則何必分門角逐論是非於其間唯其甚異者閨門一章有無得失耳是乃不可不明辨審折者也
孫氏本云閨門章漢初長孫傳今文即有之釋疑孫說乃出於隋志曰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而長

有都
作未
見

孫有閨門一章其餘大較相似經籍或云隋志長孫二字可疑長孫氏今文學者恐長孫上脫比字非也隋志上文云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長孫氏博士江翁等各名其學則長孫者即指長孫氏所傳之今文而言又何疑之有據此則長孫氏今文亦有閨門章然則閨門之目何創於劉氏炫乎
唐會要載司馬氏貞議云古文二十二章元出孔壁先是安國作傳緣遭巫蠱代未之行荀昶集注之時尚有孔傳中朝遂亡其本近儒欲崇古學妄作此傳假稱孔氏輒穿鑿改更又偽作閨門章劉炫詭隨妄稱其善且

七經答言 卷之六
閨門之義近俗之語必非宣尼正說清吳氏隆元辨之
曰閨門之章議者以為閨門之義近俗之語其意蓋以
世俗稱女子所居為閨故指為近俗之語夫閨者上圖
下方之戶字與圭通筆門圭窬見於儒行又仲尼燕居
篇云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陳澧注云三族
父子孫也父子孫皆閨門之內豈專以女子所居為閨
乎春閨蘭閨後世詞賦中有此字樣聖人說經時豈預
知而避之耶其曰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妻子臣妾
皆治家者之所理而妻子貴於臣妾故謂妻子猶百姓
臣妾猶徒役蓋百姓之中徒役為賤也議者謂此妻子

於徒役文句凡鄙不合經典是不得其解而妄議之也

孝經三本管窺

孫氏本亦云妻子對百姓言臣妾對徒役言所

謂徒役如詩云公徒易云師徒百姓之役於官者非犯
姦者也朱子云此因上文三可移而言確乎有定論矣

釋疑

朱子著孝經刊誤於其傳之三章云自其章首以至因
地之義皆是春秋左氏傳所載子大叔為趙簡子道子
產之言唯易禮字為孝字而文勢反不若彼之通貫條
目反不若彼之完備明此襲彼非彼取此也又於傳之
五章云以順則逆以下則又雜取左傳所載季文子北

宮文子之言與此上文既不相應而彼此得失又如前章所論子產之言今刪去凡九十字毛氏竒齡辨之云如所言則何止于此論語克己復禮為仁則直用左傳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則直用晉曰季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即彼哉彼哉用陽虎語不學禮無以立用孟僖子語不特記者如此即手自為文亦然贊易乾卦元者善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体仁足以長久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則全襲魯穆姜曰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

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久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此其文在襄九年夫子未生之前豈有穆姜襲夫子之言者孝經問毛說攷辨鑿鑿足以闡先儒之疑但其為夫子襲穆姜之言者非也所謂元體之長也云云蓋左氏採於文言而附託穆姜以修飾其辭耳不然則淫姣老婦烏得作此微言乎李氏光地云左傳出最後太抵採摭經史雜以傳授聞見烏知非左氏撮取易孝經之意而為之辭乎榕村全集朱子刊誤又刪去其引書者一引詩者四云其所引詩不親切姚氏姬傳辨之云夫儒者有德行有言語文學

七經答言 卷之六
德行之儒或疏於辭若坊記表記緇衣之類每一言畢輒引詩書文間有不甚比附而強取者亦洙泗間儒者之習也孝經引詩書亦頗有然知其取義有疏密則可耳而節去之未可也惜抱軒文集
孔傳之偽託先儒辨之詳矣隋書經籍志云古文孝經一卷孔安國傳梁末亡逸今疑非古本又云梁代安國及鄭氏二家並立國學而安國之本亡手梁亂及周齊唯傳鄭氏至隋秘書監王劭於京師訪得孔傳送至河閒劉炫炫因序其得喪述其議講於人間漸聞朝廷後著令與鄭氏並立儒者誼誼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

唐會要司馬貞議云荀昶集注之時尚有孔傳中朝遂失其本然則今之孔傳者後人偽造亦明矣但盧氏文昭序孝經孔氏傳云不為漢惠帝諱盈字此可疑按何晏論語集解引孔安國云負販者持邦國之圖籍鄉黨又云此易恆卦之辭路子是不為高祖文帝諱邦恆二字則是未足以徵其偽也第其可疑者論語集解又引孔安國云人能奉禮自行束脩已上則皆教誨之述是以束脩為脯贄是古義也偽傳開宗明誼章云束脩進德是以求脩為束帶脩飾之意乃後漢以來之說也又孔注一貫章云直曉不問故曰唯而孝經序云顏回閔子騫

冉伯牛仲弓性也至孝之自然皆不待喻而寤者也唯
 曾參躬行匹夫之孝而未達天子諸侯云云之事是其
 視曾子為不及冉閔仲弓也其與孔注抵牾乖戾如此
 何也且其文辭淺陋冗漫不類漢儒釋經之體庫全書四
 提則偽造之迹不待識者而後知也詩書無之故其安
 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大南韓時與之特開
 朱子語類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非聖
 人之言必若是而後可以為孝豈不啓人僭亂之心
卷八至其著刊誤猶言非所以為天下之通訓傳之
 按孟子云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

以天下養萬章上與此義全同不知朱子何以信彼而
 疑此也

七經劄記卷之六

